

◆岁月回眸

梦想从这里起航

易江波

1974年秋,我从武冈一中初中毕业后来到了湖南省重点中学——武冈二中念高中。这里风景优美,古树参天,鸟语花香;这里有肃穆的中山堂、葱郁的松树山、威严的红楼钟声、闻名遐迩的法相岩。这里还有我尊敬的老师,如英语老师杨钺、语文老师程谦、物理老师沈生福、数学老师钟介渠、政治老师易多英……他们都是名副其实的学者。

令我印象最深的要数杨钺和沈生福两位老师。杨钺老师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人,平时很难开笑脸,但对生很关心。记得第一学期开学不久,他下课后找到我,说:“小易,我听说你在武冈一中英语成绩很好……来到二中后英语要更上一层楼。”我点了点头。接着他又说了许多鼓励的话,我很是感动。沈生福老师脸上时常挂着笑容,说话风趣而幽默。也许是我喜欢物理实验课的缘故,与他接触较多,常常找他请教或到他的实验室做实验,时间久了我便对他产生了一种崇敬之情。记得那次学习左手螺旋定则,他开讲前要找生回答问题,看大家是否对本章节进行过预习。突然,沈老师喊我的名字,要我站起来讲左手螺旋定则这一章节的大致内容和学习它的目的与意义。还好,这一章节我预习了两次,对其内容很感兴趣,于是我按要求迅速进行了回答。他听完很高兴,当场表扬我有预习课本的好习惯。后来,在沈老师的指导下,我做了一个小型发电机,至今记忆犹新。

在二中幽静的学习环境里,我们

不但学习书本知识,还学工学农,翻砂做模型,种菜养猪,既学到了知识,又炼红了思想。

最为值得一提的是,我的文学梦想也在这里起航。1974年秋高中第一学期开学时,父亲对我说:“你现在读高中了,你又那么喜欢文学,除了努力学习课本知识外,对自己的兴趣爱好也要有个初步设想。”我说将来想当作家。我深知父亲在大学学的是中文,我的回答正合他意。开学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结识了隔壁班的周飞跃同学,由于我俩都喜爱文学,都有当作家的想法,于是就成了文友,经常抽空在一起谈文学,也谈创作心得与体会。他喜欢写诗歌,对现代诗情有独钟,而我喜欢写小说、剧本和对一些感兴趣的文艺作品不知天高地厚地进行评论,偶尔也写旧体诗,雅兴来了亦填词。这样,我们就成了文学知音,也相互激励去实现文学梦想。

记得有一天下午上自习,我们相约去了校门外的法相岩山坡上,探讨《青春之歌》中林道静和余永泽这两个人物的塑造及对话艺术,因观点不同而争得面红耳赤。还有1975年中秋后的一个晚上,我俩都睡不着,跑出来坐在大操场中央,面朝松树山,兴致勃勃大谈诗歌,聊得最多的是徐志摩的诗,我们都特别喜欢那首《再别康桥》。在谈了读后感之后,仰望圆月,心潮澎湃,飞跃兄当即吟了一首短诗。

如果说对文学梦的追求在初中阶段算是萌芽,那么到了高中阶段则有

了明晰的概念和方向。从初一开始每利用寒暑假看书练笔,好在父母大力支持,要书要纸笔随时购买。同时我也在县图书馆办了借书证,借书阅读,扩大眼界,增长知识。说到练笔,便是写一些记叙文和诗歌之类,也练习写剧本,如将鲁迅先生的《祥林嫂》改成歌剧,将《野火春风斗古城》改成话剧,将黄梅戏《天仙配》改成越剧……尽管语言很幼稚,人物塑造也很欠缺,但毕竟练了笔啊。

1976年9月,高中毕业的我下乡插队到武冈龙田公社和平大队,还随武冈“三系杂交水稻育种队”赴海南岛制种,后来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回到地方工作后,又爱上了摄影这门艺术,先是拜师学艺,尔后利用业余时间 and 节假日潜心创作。有耕耘就有收获,我的摄影作品不断在《邵阳日报》和省级、国家级报刊上发表。四十年来,我获省级以上摄影比赛奖30余次,发表艺术摄影作品1300余幅,2014年加入中国摄影家协会,2020年出版摄影作品珍藏集《眷恋》。2007年至2015年是我小小小说、散文创作的高峰期,在全国各级报刊发表小小小说156篇、散文106篇、诗词70余首。2016年,我的小说集《峒路》出版。2017年,我加入湖南省作家协会,2022年加入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我现在虽已退休,但始终提醒自己牢记初心,不忘在母校读书时起航的文学梦想,为人民而歌,为祖国而颂。

(易江波,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儿时的中秋节

李云娥

农历八月,有桂香,有归雁,有中秋节,真好。

“农家终岁劳,至此愿稍偿。”中秋时节,辛劳的庄稼人终于可以静静地坐下来,看着满仓新打的稻谷,闻着稻米清香,好好品尝一下丰收的喜悦。那时,没有五花八门的月饼,我们就用自家收的小麦换两斤面条,从小湖里捞几个菱角,从树上摘几个橘子,从菜地搬几个南瓜回家。一家人团团圆圆地围在一起,热热闹闹的,生活简单粗糙,却觉得特别快乐。

临近中秋时,村子里卖吃食的小贩突然多起来。换面条的,卖米糖的,吆喝声在院子里回荡。一斤麦子可以换八两面条,面条带着一点淡淡的灰。烧一大锅水,等水噗噗翻滚了,把面条一把一把往水里丢。等面条打几个滚,用笊篱捞起,放进一个大瓷碗里,撒上碧绿的葱花、炒香的红辣椒,条件好的,放个煎得金黄的鸡蛋。不要说吃,光是看上一眼,那五颜六色的样子,闻闻那个香味,别说多诱人了。一碗普通的农家面,是节日里最奢侈的食物,吃得一家人满口生香,心满意足。面条的香味,醉了一个村庄,芬芳了中秋的夜色。

中秋节的晚上,我们没月饼可吃,母亲就把大南瓜煮熟,调点面粉,做成金黄酥脆的南瓜饼。那味道,是现在超市售卖的月饼无法代替的。月亮出来了,我们一家人坐在屋前的桂树下。母亲用南瓜饼

代替月饼摆在桌上,再摆上菱角和茶。母亲对着月亮拜了三拜,喃喃自语说了几句后,开始正式过中秋节了。饥肠辘辘的我们围着一盆菱角吃得津津有味。菱角可生吃,也可煮着吃,肉粉粉的、嫩嫩的,带着淡淡的甜味。弟弟吃得太性急了,一个还在嘴里嚼就去掰另一个,不小心被菱角划伤了手,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吃菱角的兴趣和速度。吃饱了的我们,靠着桂树,看着圆月,胡思乱想。

母亲一刻也没闲着,一边缝补我们的破衣烂衫,一边教我们唱童谣。唱不了几句,就听到弟弟的鼾声。哎,真是的,除了吃,没有什么能吸引他。

那年月,非常流行送中秋。外嫁的女儿要回娘家给父母送节,没有月饼可送,也没有多少钱可拿,就提个小竹篮,里面放两筒手工面,放包白雪糖,放斤肉。家里有水果的,从树上摘几个果子,用一块干净的毛巾盖着,兴冲冲地去送节了。回娘家的女人,心里格外高兴,脚步格外轻快。这一天,母亲心里却很难受,她回不了娘家,她没有娘家,她自小父母双亡。外公外婆虽然离世很久了,可每当节日,母亲心里就泛起悲伤的浪花。

“一壶好茶一壶月,只愿月圆勿再缺。”多少个中秋过去了,童年的快乐却再也无法寻觅。

(李云娥,邵阳县人,湖南省散文学会会员)

女红杂记

曾彩霞

从一记事,我就一门心思惦记着家里喂养的两头猪,为它们的一日三餐提供食物来源是我的职责所在,容不得半点松懈。等弟妹长大一些,好歹有了接班人,我却有了新的任务——与大人们一起到生产队里劳动。偶尔,看大人们飞针引线,手痒痒的,就找来几根竹片,削成毛衣针形状;没有毛线,就偷着用大人做鞋子的绳索,一针一针地挑了起来。终因材料有限,每每只有开头,从没有结尾。

岁月悠悠,一晃就是几十年。一天,见邻家一小妹正在制作棉鞋。那双已经成型的棉鞋,鞋面花样美观别致,颜色清朴素雅;鞋内手感柔软,温暖如烘;鞋底既轻便又厚实,防水又防滑。一见这双鞋,我就想起了母亲为我们一家大小制作鞋子的情景。现在她年纪大了,手中的针再也钻不过厚厚的鞋底,现在该是我来制作棉鞋的时候了。心动不如行动,首先备置好鞋子所需的材料,精心挑选好编织鞋面的毛线。在编织过程中,把握鞋尖、鞋帮、鞋跟等各个关节的收放尺度,力求完美。遇到疑难,虚心向邻家小妹请教。在她的指导下,一双双美观的鞋面,从我的手中脱胎而出。下一步将编织好的鞋面与鞋子的棉内衬缝合起来,再躺在鞋底上。这是一道既费力气又需技术的活,力道不足,扎进鞋底的针头拉不出来,还可能扎伤手指;技术不过关,躺起来的鞋子还会歪歪扭扭,影响美观。经我用心琢磨,反复实验,虽然也扎伤过手指,但鞋子终于纳得正正当当。

最高兴最欣赏我手艺的是我的母亲。每次看她当宝贝般穿在脚下,生怕弄坏一点点,爱惜有加的样子,我总是安慰她,别在乎,穿坏了再做。

有一段时期,我们的小城风行起十字绣来,一幅幅色彩艳丽、栩栩如生的十字绣品被悬挂于店铺之中,或装饰在华堂之上。我心旌摇动,又跃跃欲试,赶紧上网购一幅十字绣底坯。十字绣的绣法,没有传统的刺绣那么繁琐,它不需要描摹,不需要专业的刺绣工具。只要按照底坯图样中规定的颜色,选择相应的丝线,用十字针法填充在底坯的方格里即可,简单、方便,一看就会。在刺绣过程中,把握好绣线的粗细匀称,拉线时松紧适度,针脚的压线方向一致,这样就能确保整幅绣品画面端正平整,完美无瑕。按照这些基本要求,我潜心练习,将自己的满腔热爱,溶入到针线中。当看到绣品在我的一针一线中慢慢成型,有说不出的成就感。我在绣制一幅在一个花瓶里插入一束鲜花的十字绣时,特别有趣。那天,我将绣品摊放在门外的桌子上,正聚精会神地刺绣,一只蝴蝶翩翩飞至十字绣的花朵上。当时,我被这只蝴蝶的举止惊呆了,看它张合着翅膀,久久不愿离去的样子,我既兴奋,又感动。我想我的这幅十字绣,至少得到了这只蝴蝶的认可。

现在,我又迷上了用工笔画绘制团扇。起因是观看了一次旗袍秀表演。台上的模特,手持团扇,身着旗袍,袅袅娜娜地向我走来,她们的着装、气韵惊艳了我。她们手中的绘上图画的团扇,或明艳,或典雅,给她们的表演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我想,如果我用所学到的工笔画技能,在一柄素底团扇上绘上画,也可体验一下走旗袍秀的美妙感觉。给团扇绘画可是个技术活,颜色的调配,线条的勾勒,容不得半点粗心;图形的染色,更需精心细致;点染、晕染等染色手法,必须遵循花鸟虫草的生长规律。循序渐进,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经我的用心描绘,我的第一柄绘上花鸟的团扇终于闪亮登场了。

(曾彩霞,武冈市作协会员)



花瑶夜色 石爱萍 摄

我是“五星”人

笔悟

35年前,我在省城长沙上学时,一般不打听人家是哪里人,也不轻易说出自己的家乡是哪里。偶尔有“不识趣”的人问起我,我也总是含糊糊糊地说我是邵阳人。其实,我是地地道道的新邵五星人。

五星,典型的山冲冲,离邵阳市区四五十公里。那时候,我们要去邵阳市,天微微亮就得动身,先翻过两座山,再沿一条毛马路步行十多公里来到巨口铺镇政府所在地。运气好的话,会碰上顺路的拖拉机或汽车,可以搭上一程。不过就算搭上车,也是一路颠颠簸簸,等颠到巨口铺,你肯定屁股生疼,刚跳下车时晕头转向辨不清东西南北。虽然和省城比起来,邵阳也算不上什么大地方,但毕竟称为“市”,和五星的“冲”比起来,那又是天上地下。说

自己是邵阳人,仿佛自己真的成了“市”里人了,和其他同学也不至于相差太远。

那时的五星,一条坑坑洼洼的碎石公路是唯一的联系山外的纽带。落后的交通,严重禁锢了家乡的发展。好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大山。五星,并没有被外面的世界遗忘。要想富,先修路。很快,五星至巨口铺的公路修通了,五星到县城、到邵阳市的公路都修通了。开始是砂石路,而后柏油路,现在都成了水泥路。每天有七八趟车跑来跑去,进城就像到邻居家串门一样,方便得很。五星,西接隆回,北通娄底,四通八达,再也不是过去的杳无人烟。短短四十年不到,马路变宽了,街道变美了,房子如雨后春笋般往外冒。这里有了宽敞气派的中学、小学,邮局、医

院、银行等等应有尽有。大型超市开到了楼下,琳琅满目的商品直叫人挑花了眼。

现在,五星的人们仓里有余粮手里有余钱,便也像城里人一样,开始追求健康绿色的生活方式,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享受。每每吃了晚饭,便三三两两来到广场,踏着轻快的节奏跳起广场舞;有的沿河堤一边散步一边享受美景……好不惬意。村里八九十岁的老人越来越多,他们茶余饭后常常凑在一起,晒太阳聊天,总是说从没见过到过这么好的世道。

如今,五星的人们正雄赳赳气昂昂地大踏步行走在现代生活的快车道上。我再也没有了过去的自卑,无论是在省城,还是到了广州或者北京,人家问我是哪里人,我都是大声地告诉他们,我是五星人。

(笔悟,邵阳市作协会员)

见证

纪念改革开放45周年

有奖征文

邵阳市医疗保障局协办